

# 小时人物

人是万物的镜像。徜徉过高山大海，最终还要到入山人海里寻找答案。小时人物，给你奉上与众不同的故事。在这里，读懂世相。



扫一扫  
看有故事的  
他们



90岁的老兵陈士勤老人

本报记者 张蓉  
见习记者 刘俏言 文/摄  
部分图片来自椒江发布

八一建军节前夕，台州一江山岛上天气愈发炎热。岛上花草正茂，战壕和暗堡被压在草木下，如果不特意寻找，很难发现。海风早已吹散60多年前的烽火硝烟，只留下簇拥的马尾松团。

1955年1月18日，解放军组建以来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。战争胜利了，解放军在岛上播撒下马尾松的种子。那场战役中牺牲的400多位烈士，也被安葬在台州枫山上，和一江山岛隔海相望。

## 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里长眠着400多位战友 90岁老守陵人和他的接班人数十年接续陪伴

# 守护逝去的战友 是我余生的使命

### 65年前 播种下带血的马尾松种子

94岁的陈龙岗打过很多仗，一江山岛战役是他的最后一战。在那场战争中，他受了生平中最重的伤，鱼雷的弹片打进他右腿的尾骨，至今没有被取出来。

他的双腿一粗一细，从饭桌走到沙发只有几步路，也必须靠着拐杖。尽管眼睛有点花，但思路依然清晰。他还记得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叫什么、师长叫什么，一个个名字串起了他烽火生涯的过往。

抗日战争时，陈龙岗还是一个在地主家帮佣的孤儿。18岁时，他加入游击队时才有了大名。1953年，27岁的陈龙岗踏上前往浙江的火车。作为高射机枪排排长，他带着85人一起为攻占一江山岛做准备。

如今90岁，但彼时才23岁的陈士勤也正跟着海防大队，在宁波进行海上训练演习。当了七年兵，他已成长为浙江军区海防第一大队三中队三区队登陆艇艇长。战斗在1955年1月18日打响。那天风平浪静，是一月份中为数不多的好天气。陈龙岗记得，一个机枪弹夹里有25发子弹。那天，为了掩护2营4连抢占高地，他不知道发射了多少子弹，“下午2点多，我们成功地攻下了190高地！”

几乎同一时刻，陈士勤所在的火力支援艇也成功掩护登陆部队，占领了岛上的制高点203高地。

1955年1月19日凌晨2时，一江山岛全岛解放。但战士们的回程依然凶险。“敌机投了2枚炸弹，其中1枚把我们的登陆艇炸坏了。海水马上灌进舱，船很快就翻了。”陈士勤说，凭借自己多年海上作战的经验，他立马爬上艇底，用手拉上其他人。手不够长就趴下用脚，一个拉一个，最终14人被拉上舱底板。可年轻的报话员，因身背沉重的报话机沉入海底。

浙江全境解放。战争结束后解放军战士们将口袋里揣着的马尾松种子，播撒在一江山岛上。自此，它们在岛上生根，成长。前几年，一江山岛曾闹过虫灾，马尾松少了很多，但仍有一些顽强生长，顶着台风和各种灾害，存活了下来。

### 65年间 守护战友是他余生的使命

如今，解放一江山岛的烈士陵园里，仍驻扎着一个“营”的战士。在一江山岛战役中牺牲的400多位烈士长眠于枫山北麓，按照部队编制恰好是一个营的人数。

90岁的老兵陈士勤，是坚守这里数十年的“营长”。陵园里，由当年参战的老兵陈士勤亲手种下的樟树，经历了40多年风霜，为400多个墓碑遮风挡雨。

1973年，在支援北大荒长达16年后，陈士勤回到台州海门，成为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管理处主任。“当时，很多人不太喜欢这份工作，觉得太寂寞。”和别人的想法不同，陈士勤觉得这里最适合自己的，“我参加过那场战役，幸运地活了下来。但很多战友牺牲了，葬在这里。我想守护好他们。”

阔别这些曾并肩作战的战友近20年，当43岁的陈士勤第一次登上枫山，看到墓碑上一个个熟悉的名字，他忍不住热泪盈眶。曾经，他们都一起奋战过。“在一口锅里吃饭，一起训练，一起打球，一起相处三四年。”

战争总会有牺牲。打仗前，陈士勤还曾和战友们开玩笑地说，“你们有父母要养，有孩子要照顾，但我是孤儿，又没老婆，无牵无挂。”陈士勤5岁时母亲去世，9岁时父亲也离他而去，靠叔叔一家把他养大。

可最终，这几个战友都没能回来。身为幸运存活的人，陈士勤将守护战友当成了他余生的使命。



几代守陵人

### 65年后 有你们守着，我们就放心

烈士墓旁，废弃的田地上杂草丛生。有人在这里放牛吃草，有人偷偷上山，砍伐不多的毛竹当作柴火。

陈士勤看着心痛。没有树，就自己种，在管理房旁，他亲手栽下了一棵樟树苗；没有清洁人员，就自己打扫，每天他带上扫帚、毛巾去清扫墓道，擦拭墓碑；没有水泥工，就自己学，他常拿着抹灰刀为陈旧破损的墓碑修修补补。

在陵园墓区旁，毛竹搭建的小房子里，他度过了20年的春夏秋冬；在数百级坑洼不平的青石台阶上，他走了无数次，鬓角逐渐发白。

“20年，我还没有管够。”1993年，步入花甲之年的陈士勤离休后，依旧每天坚持爬上山看望战友，擦擦墓碑，培一杯黄土。

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管理中心副主任林成着实被他打动。“每次他一来，就站在办公室门口，一边敬礼，一边打趣地说‘陈士勤来报到’。”

在陵园工作近10年的徐怡，也被陈士勤深刻地影响着。她是一江山岛战役纪念馆副馆长。每逢清明，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就会迎来人流高潮，最高峰达2万人次。人最多的时候，徐怡一天连讲过11场。

400多位长眠于此的烈士中，有家属前来登记祭扫的数量还不到一半。为了让烈士不孤单，过去几年，解放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管理中心联合山东、江苏、四川等多地为烈士发起寻亲。徐怡对烈士郭宝庆的家属印象深刻。“他的两个兄弟特意从山东惠民县赶来台州，还带来了家乡的土和树苗，在陵园栽种下。”

徐怡清晰记得，那天，兄弟俩在郭宝庆的墓碑前哭了很久。转过头来，他们又拉着自己的手一再表示感谢，“他们说，‘这里这么干净又漂亮，还有你们守着，可以放心了’。”

“这是一座有生气的陵园。”徐怡说，手指着山顶“光照千秋”雕塑旁的一棵苦楝树，“去年，它被雷电劈倒了。现在，它又焕发生机了。”

陈士勤说，假如有一天他不在了，那就由当年种的一棵棵树代替自己，继续守护400多位烈士的英灵。